

论本雅明的历史“追忆”概念及现代价值

曾忆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 100875)

摘要:“追忆”作为美学概念是本雅明的首创,其在本雅明作品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当前汉语世界对这一概念的研究略显苍白的现状,着力挖掘这一概念。首先,将在西方思想史和本雅明作品中阐明“追忆”概念的重要性;然后,从以小说为代表的个体追忆和以历史为代表的集体追忆两个维度对“追忆”概念进行文本分析;最后,审视本雅明通过“追忆”对现代性进行批判与救赎的期望。

关键词:本雅明;追忆;历史;节日;荷尔德林;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I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2)03-0093-04

如果说,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在“个体追忆”中寻觅的是自我的童年的话,那么,他在“集体追忆”中则是寻找人类的童年。在本雅明的思想迷宫中,人类的童年是“天国”的“伊甸园”,沉沦的当代人不应一味鼓吹“进步”,而应停下脚步,回望一下历史。

一、历史与“追忆”

有关历史与记忆的关系,早在古希腊时就有论述。在《泰阿泰德篇》中,苏格拉底认为,记忆女神谟涅摩叙涅乃九位司管诗词、歌曲、舞蹈、历史等的缪斯女神之母,因此历史是记忆的产物。

自此以后,无论是本雅明之前的德国史学家兰克,还是与其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抑或是本雅明之后的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福柯,都对其有自己的见解。兰克认为,倘若没有历史的记忆,人就无法理解自身,历史学家也无法解释过去,当然就无法批评现在,利于将来。雅斯贝尔斯则指出:“对于我们来说,历史是记忆。我们不仅懂得记忆,而且还根据它生活。如果我们不想化为虚无,而想获得部分人性的话,历史就是奠定了的基础,我们继续受它束缚。”^{[1]266}若干年后,米歇尔·福柯在论述历史与记忆的关系时,也说道:“历史正以此证明自己是一门人类学: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的记忆的明证”^{[2]6},当然,福柯是批判这种集体记忆的^[3]。

本雅明也认为历史包含一种记忆,但他是反对兰克“如实直书”的历史观的,在其标志自身历史观的《历史哲学论纲》(又译《论历史的概念》)中,他认为:“历史地描述过去并非按它本来的样子去认识它,而是捕获一种记忆:在危险的关头出现时将记忆把握。”(I·2, S.695)^[4]在这里,与记忆对立的是历史的“本真”,记忆成为一种误会,历史正因为包含了这种记忆,也成为了一部误会史。本雅明打破了千百年来人们对历史的盲信,而仅仅将历史看作是记忆画面的拼凑。

然而,在本雅明看来,记忆并非历史的全部,仅仅是历史掌控的对象,真正对历史有主动权的是“追忆”。在一封收录在“拱廊计划”第“N”组、1937年3月写给霍克海默的重要的信件中,本雅明谈道:“历史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而且同样也是一种追忆的形式。在科学中‘建立’起来的可以在追忆中得到修正。追忆可以使未完成的(幸福)完成,使已经结束的(痛苦)尚未完结。这就是神学;无论如何,追忆中赋予我们一种体验,这种体验禁止我们完全排除神学来认识历史,正如我们也不应该直接以神学的概念来记录历史一样。”(V·I, S.589)

在以上这一组比较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本雅明历史观中“记忆”概念与“追忆”概念的本质区别。其一,本雅明认为,“记忆”是历史的一个维度,它是随着历史的流淌而流淌的,人们可以在历史中把握它,不具有自我更新

收稿日期:2012-04-02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长株潭试验区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11WTB26)

作者简介:曾忆梦(1985-),女,湖南长沙人,文学硕士,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与传播学。

①本文所引本雅明文献皆为笔者翻译,括号内为原文所在卷次、页码。

的功能；“追忆”却囊括了历史，它可以任意地“修改”和“重建”历史，即使是被前人定义为“科学的”历史观，也能受到追忆不断的冲击。其二，“记忆”是所谓“科学的”历史，它所把握的却非历史的本真；“追忆”是神学在历史中的表现形式，它操控着历史中的个人感官，它所展现的反而是历史的本真^[4]。

这一比较与文学中的“个体追忆”理论达成了互文阐释。本雅明在《柏林编年史》中，将“史诗记忆式的自传”定义为：“与时间、过程和构成生活这一绵绵不绝河流的成分有关”（VI，S.488）；而将自己这部“追忆”式的“对话”定义为：“源于一个空间、一个瞬间和断断续续。”（VI，S.488）。无论在文学中还是历史中，“追忆”都不会按照时间的流淌而绵绵不绝，它有一套自己的规则，能从任意的一个点开始，也能在任意的一个点终结，而逆转、跳跃、蒙太奇都是它惯用的手法。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讲故事的人》，亦可在文学之镜中发现历史的面容。在这部作品中，作为故事缪斯的记忆是连续的，它演绎的是一种“史诗的记忆”，历史在记忆中成为一个连续系统，记忆和经验通过口耳相传得以在历史中流传；而作为小说缪斯的追忆却是断断续续的，历史在追忆中是断裂的、碎片化的，历史的“非连续性”被建构了起来。

本雅明的作品即是如此，每一部都像一面多棱镜，在不同的光照下闪耀出各类叠影，不断震惊着读者的心灵。在各部看似分裂的碎片中游走，就能不经意地发现其思想的沟通性。每一面镜子最终都聚焦于一点，即“记忆”与“追忆”的本质区别在于“连续性”与“破碎性”。“历史是一种追忆的形式”（V·I，S.589），这种形式就是“碎片”。

现在，让我们从光谱析出的彩色中回到无色的历史之光，重回到《历史哲学论纲》的讨论中。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本雅明写道：“犹太人是不能被允许研究未来的，然而犹太教的经文和祈祷却在追忆中指导他们。在犹太人的心中，未来正是包含在对过去的追忆中。”（I，S.704）追忆在与记忆的区别阈中，又增添了“未来”的因素。而这一因素的增添绝非偶然，与犹太文化和犹太教有着很深的渊源。众所周知，犹太人是禁止预测未来的，摩西法典与祷告文都是通过追忆来指导未来。追忆使未来在人们心中渐渐失去了魅力，即使向预言家打听，也只会得到“未来是衰败的”的回复。但是，在犹太人的脑海里，未来并不是均质和空洞的时间。因为他们认为，每一秒钟就是一个小小的门，弥赛亚随时可以跨过这道门。

由此看来，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并不是没有未来，只是他们的未来是清醒的、去神秘化的，他们并不认为未来就比现在和过去好，反而是“追忆”给予了他们一个精神的乌托邦。值得重点介绍的是《历史哲学论纲》的写作材料。在其中本雅明曾展现出过自己最深的精神内核，文中的原话应是：“犹太人皆知，未来是禁止询问的。追忆，在其中我们看到了犹太人对历史进行神学想象的精髓，它使未来失去了魅力，因为它已然包含有这种魅力。”（I，S.1252）

本雅明对“追忆”概念的重视程度昭然若揭，他认为自己抓住了犹太人连接神学与历史的诀窍，以及犹太历史观形成的原因——追忆。同时，未来与追忆突然被灵光一现地紧密勾连了起来，犹太人一个个成了向后看的天使，对未来的一切自觉地不闻不问，如何寻找未来，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本雅明在自己后来的修改中对此进行了阐释——经文和祈祷早已给了犹太人答案。

而要在本雅明自身的历史观中理解这一点，则要引入另一个概念——“前世界”（Vorwelt）。这一概念及其衍生概念在本雅明的作品中有多处提及，最早见于《弗兰茨·卡夫卡》中：“这种‘前世界’通过在记忆中的遗忘得以在当下存活。”（II·2，S.428）接着，在《柏林编年史》中，他谈到：“每一个人都会在童年接触到一段‘前历史’（Vorgeschichte）；所以我接触到了弗里德里希中学。”（VI，S.800）而对于这种“前世界”和“前历史”的表现，本雅明在“拱廊计划”中描述道：“建筑，在其中我们能梦幻般地见到我们的父母、祖父母仍然活着。”（V·2，S.1054）

在本雅明的“前世界”中，历时性被瞬间打破了，历史与现时、未来得以共时存在于一个星空之下。在《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中，本雅明将追忆中的童年和成熟后的未来绘制在了一张蓝图中：“这些画面听从自己的命运，它们并不期待用特定的形式来驾驭回忆……与之相反的，我有关都市童年的这些画面或许能够预先塑造未来之历史经验。”（IV·1，S.385）

而犹太人的历史观亦是如此，追忆中的“前历史”和未来被放置在了同一个平面上，未来并不一定比过去成熟，也不一定比过去进步，他们只是同一张白纸上的两个点。正如本雅明所说的，人们不仅能在过去的童年中追忆到一段“前历史”，同样的，在“前历史”中也能看见未来的图景，未来已经不再神秘，因为在历史的画面中已包含有未来之历史经验。

二、节日与“追忆”

不仅历史是一种追忆的形式，历史中具有标志意义的节日，更是追忆的日子。人们之所以订立节日，是为了让过

去永存,即使“过去”已经过去,节日却能不断地唤起人们内在的情绪,如果说“回忆”在本雅明的意义上是刻意为之的话,“追忆”则是任意的、无心的,就如一个小心心触及无数往事,一个节日引发人们的无数联想一样。

在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中,他虽然只是蜻蜓点水似地抛给读者一个“追忆”概念,却值得我们长久地玩味和深思。他发掘出了革命与历史的关系,那就是打破历史的连续性,而在断裂产生后,革命又导致了一个新日历的产生^①。“这个日历中的头一天就像历史的快镜头一样在起着作用。而这份日历归根结底就是让这个日子以节日的形象不断地重复出现——节日就是追忆的日子”。(I·2,S.701)

《历史哲学论纲》就是这样一部奇妙而复杂的文本。它将“追忆”与行动联系起来,它探讨着“追忆”的易逝以及如何将这些易逝作为行动的潜在燃料。在本雅明的眼中,历史上有关激进运动和革命的日子,都被新产生的日历浓缩成了一次次的暂停。这些折叠起来和压缩起来的时间,如同照相机一样定格在某一时刻。它们迫使时间停住。本雅明将它们所造成的收缩了的时间间距叫做“图像”。如同日期一样,这些图像不再被想象,而是无可争议地成为特定的记忆形式,这种记忆形式正是在他作品中出现过多次的——追忆。正如“过去”只是偶然地出现在我们脑海里一样,“图像”也只有当我们无意识地回忆起时才会浮现。

本雅明似乎道出了节日的真谛,节日已经被赋予了政治的使命,它帮助人们忘记过去,切断历史。节日也是一种规训,人们通过节日不断地接受新思想,而革去旧思想的命。20世纪初,一战、法西斯的兴起、民族社会主义以及斯大林集权,西方的传统在一次次的冲击中断裂了,而在这种断裂下,本雅明看到了追忆所起的作用,人们利用追忆,来虚构一个新的共同体,新的集体意识,以期与旧的共同体彻底划清界限,由此,我们就可看出“记忆”与“追忆”的另一个区别了。记忆是过去经历的副产品,而追忆则是现在意志的产物。追忆产生于一个共同体的新生,目的在于肯定其集体性和共同性,并通过一种共享来加强其亲和力。记忆则不同。记忆是过去某些经历在我们头脑、心灵中产生的印迹,它是过去的产物。

“节日”在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作品中,也有重要的地位。在一次讲座中,《荷尔德林后期诗歌》的编者刘皓明指出,在荷尔德林的作品中,节日主要有四重含义:其一,受犹太-基督教的影响,“节日”也是“休息日”,是上帝创造世界后的“第七日”;其二,节日是回忆的日子,在《犹如在节日里……》一诗中,荷尔德林描述道,在节日中,人们被神圣的光线所点燃,因为回忆而颤抖,节日给予了人们共同的特殊心灵体验;其三,受古希腊神话的影响,节日在荷尔德林看来也与宴请有关,在古希腊,当神与人举行婚礼的时候就是节日的庆典;其四,节日亦与法国大革命有关,“革命就是民众的节日”,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涌现出了无数的节日,节日成为了推翻旧的回忆,重建新的回忆的方式。

在第四点上,荷尔德林与本雅明获得了思想的共鸣。革命-追忆-节日俨然构成了一个链条,拴在上面的是历史一次次的重新洗牌。在革命中,节日早已失去最初的意义——如“圣诞节”般对神圣过去的追思,而成为了一种革命的工具,在这一利用关系中,追忆成了帮凶,历史被追忆一次次地拦腰截断。也许,这也是为什么本雅明写作“拱廊计划”的原因。在19世纪的历史碎片中,本雅明期望找到未来的启示。本雅明用整个拱廊计划诠释了历史的追忆。

本雅明写作“拱廊计划”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27年他与作家黑塞(Franz Hessel)一起工作,共同翻译普鲁斯特的著作《在少女花影下》(Im Schatten der junge Maedchen),受超现实主义影响较大。第二个时期是1934年,本雅明流亡巴黎时继续研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同时收集和整理了有关巴黎的大量资料。第三个时期是从1937年到1940年,他集中精力研究法国象征主义作家波德莱尔的著作。

在“拱廊计划”中,本雅明认为,清醒与追忆,这两个范畴总是相辅相成,相互关联。只有当历史的本质是一种昏睡状态、一个梦境,这个梦境被反映和转化为意识,人类才能有希望从中醒来。这正是历史追忆的任务。而在这个追忆工程中,本雅明借助辩证法形象的星丛,来重新复活那些受到威胁和被忘却的乌托邦潜能,在19世纪生活的废墟中寻找它们的痕迹。而他寻找的对象,并非具体的一个信息或以时间为序的一个记录,而是寻找一种“怀旧”的感觉,并通过“怀旧”把“追忆”与革命联系起来,将“追忆”视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三、“追忆”概念的现代价值

在此基础上,本雅明主张在梦境-追忆中改造过去。这也是为什么他把目光集中到19世纪资本主义之上的原因。他通过研究人与过去的感性关系,把过去环境中有可能看得到,但不为人留意的事物,释放出来并重新认识它。他把可感知到的过去中的空间和事物切成碎片,然后再把它们剪贴在一起,让读者震惊。从震惊中唤起追忆,再把过去的追忆植入现实的世界中,作为对未来世界的警惕,以免重复那些无必要的错误。追忆在本雅明这里成为了战斗的武器,是一种革命的力量。

然而,在本雅明的思想中,处于两极的态度总是能得到难以置信的融合。节日也不例外。一方面,本雅明宣扬着节日的破坏效果;另一方面,节日与众不同的融合能力又得到了本雅明的肯定^[6]。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中本雅明指出,现代社会中,节日是为数不多的能将不期而遇的追忆与刻意的追忆相融合的触点。“在严格意义上的经验中,记忆是个体历史的某些内容与集体历史的某些内容的混合。宗教仪式与他们的庆典、节日不断制造记忆中这两种材料的混合体。它们在特定的时间打开了追忆的阀门,并用一生的时间把握住它。不期而遇的追忆与刻意的追忆就不再互相排斥了”(I·2, S.609)。

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本雅明准确地描述了对“过去是连续性的”表征如何导致了人们历史进步论的信仰。这种信仰使得整整一代人投入到反法西斯事业中来。对无穷进步的信仰使得一代人为了“更美好”的将来而放弃立即行动。本雅明否认了这种历史的连续性,并揭露出它的虚伪,这种连续性仅仅能反映出权力关系的不断积累,从而为一成不变的秩序提供保障。

在“历史决定论主义者”的眼中,过去是缺乏活力的、不可变通的。然而,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过去却是永远处于危险状态,它担负着现时需要的责任,由当下的迫切需要所修订,作为流逝的现场而呈现在眼前。对于他们来说,过去,“本身带有秘密标志,借此将自己引向救赎”。这种救赎的养分“不是来自被解放了的子孙的理想,而是来自受奴役了的祖先的形象”^[7]。

本雅明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对所有可靠记忆的一种“反记忆”,它通过找寻当下所期望的过去而开辟了未来记忆的空间。“曾经已经是将来的时间”,一种奇特的时态,一种未完成的将来时,也永远不可能被完全变成现在时。已完成总是被人们盖棺定论,而未完成却永远能够成为人们未来的力量。

前面我们分析了本雅明作品中的“集体追忆”——历史。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了论述,一个是历史与追忆的关系,一个是节日与追忆的关系。在历史与追忆的关系中,本雅明表明“历史是追忆的一种形式”的历史观;而在节日与追忆的关系中,本雅明则看到追忆与节日的密谋关系——追忆利用节日以打破历史的连续统(continuum),使漫长的历史变成一个又一个的环节。

参考文献:

- [1]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 [2]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
- [3]刘北成.本雅明思想肖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4]郭军,曹雷雨.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 [5]马国明.班雅明[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
- [6]特里·伊格尔顿.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M].郭国良,陆汉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 [7]吕贝卡·寇眉.拯救复仇——尼采、本雅明、海德格尔和记忆的政治[C]//汪民安,陈永国.尼采的幽灵: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尼采.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On Benjamin's History "Remembrance" Concept and the Modern Sense

Zeng Yime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Eingedenken" is first proposed by Walter Benjamin as a Aesthetics concept. I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Walter Benjamin's works. However, this concept is not well-studied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cademia, which situation gives rise to the idea of this dissertation. This dissertation firstly elucidate the importance of "Eingedenken". Then further studies this concept through close reading from two dimensions: the "individual Eingedenken"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noval theory, and the "collective Eingedenken"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history theory. Finally finds out this dissertation the expectation of Benjamin: critic and salvate the modernity through "Eingedenken".

Key words: Walter Benjamin; remembrance; history; holiday; Eingedenken; modernity